明史/卷2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呂大器 文安之 樊一蘅 吳炳 王錫袞 堵胤錫 嚴起恒 朱天麟 楊畏知 吳貞毓 ◄

明史
卷二百八十
列傳第一百六十八　何騰蛟 瞿式耜

►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循吏

◯何騰蛟〈（章曠傳作霖）〉瞿式耜〈（汪皜等）〉

何騰蛟

何騰蛟，字雲從，貴州黎平衛人。天啟元年舉於鄉。崇禎中授南陽知縣。地四達，賊出沒其間，數被挫去。已，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皐山，斬首四百餘級，又討平土寇，益知名。遷兵部主事，進員外郎，出為懷來兵備僉事，調口北道。才諝精敏，所在見稱。遭母憂，巡撫劉永祚薦其賢，乞奪情任事。騰蛟不可，固辭歸。服除，起淮徐兵備僉事。討平土寇，部內宴然。

十六年冬，拜右僉都御史，代王聚奎巡撫湖廣。時湖北地盡失，止存武昌，屯左良玉大軍，軍橫甚。騰蛟與良玉交歡，得相安。明年春，遣將惠登相、毛憲文復德安、隨州。

五月，福王立。詔至，良玉駐漢陽，其部下有異議，不欲開讀。騰蛟曰：「社稷安危，系此一舉。倘不奉詔，吾以死殉之。」抵良玉所，而良玉已聽正紀盧鼎言，開讀如禮。正紀者，良玉所置官名也。八月，福王命加騰蛟兵部右侍郎，兼撫湖南，代李乾德。尋以故官總督湖廣、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軍務，召總督楊鶚還。明年三月，南京有北來太子事，中外以為真，朝臣皆曰偽。騰蛟力言不可殺，與當國者大忤。

無何，良玉舉兵反，邀騰蛟偕行，不可，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。士民爭匿其署中，騰蛟坐大門縱之入。良玉破垣舉火，避難者悉焚死。騰蛟急解印付家人，令速走，將自剄，為良玉部將擁去。良玉欲與同舟，不從，乃置之別舟，以副將四人守之。舟次漢陽門，乘間跌入江水。四人懼誅，亦赴水。騰蛟漂十餘里，漁舟救之起，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。家人懷印者亦至，相視大驚。覓漁舟，忽不見。遠近謂騰蛟忠誠得神佑，益歸心焉。

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，抵長沙。集諸屬吏堵胤錫、傅上瑞、嚴起恒、章曠、周大啟、吳晉錫等，痛哭盟誓。分士馬舟艦糗糧，各任其一。令胤錫攝湖北巡撫，上瑞攝湖南巡撫，曠為總督監軍，大啟提督學政。起恒故衡永道，即督二郡軍食，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事。即遣曠調副將黃朝宣、張先璧、劉承胤兵。朝宣自燕子窩，先璧自溆浦，承胤自武岡，先後至，兵勢稍振。而是時良玉已死。

順治二年五月，大兵下南都。唐王聿鍵自立於福州。王居南陽時，素知騰蛟賢，委任益至。李自成斃於九宮山，其將劉體仁、郝搖旗等以眾無主，議歸騰蛟。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，距長沙百餘里。城中人不知其求歸也，懼甚。朝宣即引兵還燕子窩。上瑞請騰蛟出避，騰蛟曰：「死於左，死於賊，一也，何避焉。」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，以千人護行。賊謂其迎敵也，射殺之，從行者盡死。城中益懼，士女悉竄。騰蛟與曠謀，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。賊見止二騎，迎入演武場，飲之酒。二人不交一言，與痛飲。飲畢，賊問來意，答言督師以湘陰褊小，不足容大軍，請即移長沙。因致騰蛟手書召之曰：「公等歸朝，誓永保富貴。」搖旗等大喜，與大鵬至長沙。騰蛟開誠撫慰，宴飲盡歡，犒從官牛酒。命先璧以卒三萬馳射，旌旗蔽天。搖旗等大悅，招其黨袁宗第、藺養成、王進才、牛有勇皆來歸，驟增兵十餘萬，聲威大震。

未幾，自成將李錦、高必正擁眾數十萬逼常德。騰蛟令胤錫撫降之，置之荊州。錦，自成從子，後賜名赤心。必正則自成妻高氏弟也。高氏語錦曰：「汝願為無賴賊，抑願為大將邪？」錦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為賊無論，既以身許國，當愛民，受主將節制，有死無二，吾所願也。」錦曰：「諾。」騰蛟慮錦跋扈，他日過其營，請見高氏，再拜，執禮恭。高氏悅，戒其子毋忘何公，錦自是無異志。

自成亂天下二十年，陷帝都，覆廟社，其眾數十萬悉歸騰蛟。而騰蛟上疏，但言元兇已除，稍泄神人憤，宜告謝郊廟，卒不言己功。唐王大喜，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，

封定興伯，仍督師。而疑自成死未實。騰蛟言自成定死，身首已糜爛。不敢居功，因固辭封爵。不允，令規取江西及南都。

當是時，降卒既眾，騰蛟欲以舊軍參之，乃題授朝宣、先璧為總兵官，與承胤、赤心、郝永忠、宗第、進才及董英、馬進忠、馬士秀、曹誌建、王允成、盧鼎並開鎮湖南、北，時所謂十三鎮者也。永忠即搖旗，英，騰蛟中軍，誌建則故巡按劉熙祚中軍，餘皆良玉舊將也。

騰蛟銳意東下，拜表出師。明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，期大會岳州。先璧逗遛，諸營亦觀望，獨赤心自湖北至，為大兵所敗而還，諸鎮兵遂罷，騰蛟威望由此損。時諸將皆驕且貪殘，朝宣尤甚，劫人而剝其皮。永忠效之，殺民無虛日。騰蛟不能制。故總督楊鶚者，克餉失軍心，至是復夤緣為偏沅總督。騰蛟以為言，乃召鶚還。

王數議出關，為鄭氏所阻。騰蛟屢請幸贛，協力取江西。王遣使征兵，騰蛟發永忠精騎五千往。永忠不肯前，五月始抵郴州。會大兵破汀州，聿鍵被執死，贛州亦失。騰蛟聞王死，大慟，厲兵保境如平時。已，聞永明王立，乃稍自安。王尋以騰蛟為武英殿大學士，加太子太保。王進才故守益陽，聞大兵漸逼，還長沙。

四年春，進才揚言乏餉，大掠，並及湘陰。適大兵至長沙，進才走湖北。騰蛟不能守，單騎走衡州，長沙、湘陰並失。盧鼎時守衡州，而先璧兵突至，大掠。鼎不能抗，走永州。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，又間道走辰州。騰蛟脫還，走永州。甫至，鼎部將復大掠。鼎走道州，騰蛟與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，大兵遂下衡、永。初，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，至是皆自為盜賊。大兵入衡州，守將黃朝宣降。數其罪，支解之，遠近大快。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，副將周金湯間城虛，夜鼓噪而登，知府出走，金湯遂入永。

六月，騰蛟在白牙。王密遣中使告以劉承胤罪，令入武岡除之。騰蛟乃走謁王，王及太后皆召見。承胤由小校，以騰蛟薦至大將，已漸倨。騰蛟在長沙征其兵，承胤大怒，言：「先調朝宣、先璧軍，皆章曠親行，今乃折箠使我。」遂馳至黎平，執騰蛟子，索餉數萬。子走訴騰蛟，騰蛟遣曠行，承胤乃以眾至。騰蛟為請於王，得封定蠻伯，且與為姻，承胤益驕。至是爵安國公，勛上柱國，賜尚方劍，益坐大。忌騰蛟出己上，欲奪其權，請用為戶部尚書，專領餉務，王不許。王召騰蛟圖承胤，騰蛟無兵，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、胡一青兵隸之。及辭朝，賜銀幣，命廷臣郊餞。承胤伏千騎襲騰蛟，印選卒力戰，盡殲之，騰蛟乃還駐白牙。

八月，大兵破武岡，承胤降。王走靖州，又走柳州。時常德、寶慶已失，永亦再失。王將返桂林，而城中止焦璉軍，騰蛟率印選、一青入為助。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眾萬餘至，與璉兵欲鬥，會宜章伯盧鼎兵亦至，騰蛟為調劑，桂林以安。乃遣璉、永忠、鼎、印選、一青分扼興安、靈川、永寧、義寧諸州縣。十一月，大兵逼全州，騰蛟督五將合禦。

五年正月，王居桂林，加騰蛟太師，進爵為侯，子孫世襲。二月，大兵破全州，至興安。永忠兵大潰，奔桂林，逼王西，縱兵大掠。騰蛟自永福至。大兵知桂林有變，直抵北門。騰蛟督璉、一青等分三門拒守，大兵乃還全州。會金聲桓、李成棟叛大清，以兵附。大兵在湖南者姑退，騰蛟遂取全州。復遣保昌侯曹誌建、宜章侯盧鼎、新興侯焦璉、新寧侯趙印選攻永州，圍城三月，大小三十六戰，十一月朔克之。未幾，監軍御史余鯤起、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，諸將亦取衡州，馬進忠取常德，所失地多復。

騰蛟議進兵長沙。會督師堵胤錫惡進忠，招忠貞營李赤心軍自夔州至，令進忠讓常德與之。進忠大怒，盡驅居民出城，焚廬舍，走武岡。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，他守將皆潰。赤心等所至皆空城，旋棄走，東趨長沙。騰蛟時駐衡州，大駭。六年正月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，期諸將畢會，而親詣忠貞營，邀赤心入衡。部下卒六千人，懼忠貞營掩襲，不護行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。將至，聞其軍已東，即尾之至湘潭。湘潭空城也，赤心不守而去，騰蛟乃入居之。大兵知騰蛟入空城，遣將徐勇引軍入。勇，騰蛟舊部將也，率其卒羅拜，勸騰蛟降。騰蛟大叱，勇遂擁之去。絕食七日，乃殺之。永明王聞之哀悼，賜祭者九，贈中湘王，謚文烈，官其子文瑞僉都御史。

附 章曠

章曠，字於野，松江華亭人。崇禎十年進士。授沔陽知州。十六年三月，賊將郝搖旗陷其城，同知馬飆死之。曠走免，謁總督袁繼咸於九江，署為監紀。從諸將方國安、毛憲文、馬進忠、王允成等復漢陽。武昌巡按御史黃澍令署漢陽推官兼攝府事，承德巡撫王揚基令署分巡道事。明年四月，憲文偕惠登相復德安，揚基檄曠往守。城空無人，衛官十數人賫印送賊將白旺。曠收斬之，日夕為警備。居三月，代者李藻至，巡撫何騰蛟檄曠署荊西道事。曠去，藻失將士心，城復陷。給事中熊汝霖、御史遊有倫劾曠沔陽失城罪，候訊黃州。用騰蛟薦，令戴罪立功。

福王立南京，左良玉將犯闕。騰蛟至長沙，以曠為監軍。副將黃朝宣者，故巡撫宋一鶴

部將，駐燕子窩，騰蛟令曠召之來。副將張先璧屯精騎三千於溆浦，復屬曠召之，留為親軍，而以朝宣戍茶陵。又令曠調劉承胤兵於武岡。會李自成死，其下劉體仁、郝搖旗、袁宗第、藺養成、王進才、牛有勇六大部各擁數萬兵至。騰蛟與曠計，盡撫其眾，軍容大壯。左良玉死，其將馬進忠、王允成無所歸，突至岳州。偏沅巡撫傅上瑞大懼，曠曰：「此無主之兵，可撫也。」入其營，與進忠握手，指白水為誓，進忠等皆從之。進忠即賊中渠魁混十萬也。時南京已破，大兵逼湖南，諸將皆畏怯，曠獨悉力禦。唐王擢為右僉都御史，提督軍務，恢剿湖北。

曠有智略，行軍不避鋒鏑。身扼湘陰、平江之沖，湖南恃以無恐。嘗戰岳州，以後軍不繼而還。已，又大戰大荊驛。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。長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覃遇春哄，大掠而去。騰蛟奔衡州，曠亦走寶慶，長沙遂失。騰蛟駐祁陽，曠來會。騰蛟以兵事屬曠，而謁王武岡。曠移駐永州，見諸大將擁兵，聞警輒走，抑郁而卒。

傅作霖

傅作霖，武陵人。由鄉舉仕唐王，大學士蘇觀生奏為職方主事，監紀其軍。觀生歿，倚何騰蛟長沙，改監軍御史。永明王在全州，超拜兵部左侍郎，掌部事，尋進尚書，從至武岡。時劉承胤擅政，作霖與相善，故驟遷。及大兵逼武岡，承胤議迎降，作霖勃然責之。承胤遣使納款，大兵入城，作霖冠帶坐堂上。承胤力勸之降，不從，遂被殺。妾鄭有殊色，被執，驅之過橋，躍入水中死。

有蕭曠者，武昌諸生，為承胤坐營參將。騰蛟題為總兵官，管黎平參將事。及承胤降，令降將陳友龍招曠，曠不從。已而城破，死之。

傅上瑞，初為武昌推官，賊圍城，遁走。久之，騰蛟薦為長沙僉事，又令攝偏沅巡撫事。勸騰蛟設十三鎮，卒為湖南大害。唐王時，用騰蛟薦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實授偏沅巡撫。性反覆，棄騰蛟如遺。武岡破，大兵逼沅州，上瑞出降。逾年，與劉承胤並誅死。

瞿式耜

瞿式耜，字起田，常熟人。禮部侍郎景淳孫，湖廣參議汝說子也。舉萬歷四十四年進士。授吉安永豐知縣，有惠政。天啟元年調江陵。永豐民乞留，命再任。以憂歸。崇禎元年，擢戶科給事中，疏言李國　普宜留內閣，王永光宜典銓，曹於汴宜秉憲，鄭三俊、畢懋

良宜總版曹，李邦華宜主戎政。帝多采其言。俄陳朝政不平，為王之寀請恤，孫慎行訟冤，速楊鎬、王化貞之誅，白楊漣、左光鬥結毒之謗，追論故相魏廣微、顧秉謙、馮銓、黃立極之罪。因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，積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。帝亦納之。又極論來宗道、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，二人旋罷去。御史袁弘勛劾大學士劉鴻訓，逆黨徐大化實主之。川貴總督張鶴鳴先已被廢，其復用由魏忠賢。式耜並疏論。已，頌楊漣、魏大中、周順昌為清中之清，忠中之忠，三人遂賜謚。未幾，陳時務七事，言：「起廢不可不核，升遷不可不漸，會推不可不慎。謚典宜嚴，刑章宜飭，論人宜審，附珰者宜區分。」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，請臨軒親試。末言：「古有左右史，記天子言動。今召對時勤，宜令史官入侍紀錄，昭示朝野。」事多議行。時將定逆案，請盡發紅本，定其情罪輕重。又言宣府巡撫徐良彥不附逆奄，為崔呈秀誣劾遣戍，亟當登用。良彥遂獲起。

式耜矯矯立名，所建白多當帝意，然搏擊權豪，大臣多畏其口。十月詔會推閣臣，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，慮並推則己絀，謀沮之。式耜，謙益門人也，言於當事者，擯延儒弗推，而列謙益第二。溫體仁遂發難，延儒助之。謙益奪官閑住，式耜坐貶謫。式耜嘗頌貴寧參政胡平表殺賊功，請優擢。其後平表為貴州布政使，坐不謹罷。式耜再貶二秩，遂廢於家。久之，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，訐謙益、式耜貪肆不法。體仁主之，下法司逮治。巡撫張國維、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，不聽。比兩人就獄，則體仁已去位，獄稍解。謙益坐削籍，式耜贖徒。言官疏薦，不納。

十七年，福王立於南京。八月起式耜應天府丞。已，擢右僉都御史，代方震孺巡撫廣西。明年夏，甫抵梧州，聞南京破。靖江王亨嘉謀僭號，召式耜。拒不往，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。止狼兵，勿應亨嘉調。亨嘉至梧，劫式耜，幽之桂林，遣入取其敕印。初，式耜議立桂端王子安仁王。及唐王監國，式耜以為倫序不當立，不奉表勸進。至是為亨嘉所幽，乃遣使賀王，因乞援。王喜，而亨嘉為丁魁楚所攻，勢窘，乃釋式耜。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，亂遂定。唐王擢式耜兵部右侍郎，協理戎政，以晏日曙來代。式耜不入朝，退居廣東。

順治三年九月，大兵破汀州。式耜與魁楚等議立永明王由榔，乃迎王梧州，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。進式耜吏部右侍郎、東閣大學士，兼掌吏部事。未幾，贛州敗報至，司禮王坤迫王赴梧州。式耜力爭，不得。十一月朔，蘇觀生立唐王聿　於廣州。式耜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，遣總督林佳鼎禦觀生兵，敗歿。式耜視師峽口。十二月望，大兵破廣州。王坤趣王西走。式耜趨赴王，王已越梧而西。

四年正月，大兵破肇慶，逼梧州，巡撫曹曄迎降。王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，丁魁楚、呂大器、王化澄皆棄王去，止式耜及吳炳、吳貞毓等從，乃由平樂抵桂林。二月，大兵襲平樂，分兵趨桂林。王將走全州，式耜極陳桂林形勢，請留，不許。自請留守，許之。進文淵閣大學士，兼兵部尚書，賜劍，便宜從事。平樂、潯州相繼破，桂林危甚。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，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，布政使朱盛　　、副使楊垂雲、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，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，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、李當瑞、沈煌在焉。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曄代盛濃，御史魯可藻代延泰。未赴而大兵已於三月薄桂林，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，登城樓瞰式耜公署。式耜急令援將焦璉拒戰。

初，永明王為賊執，璉率眾攀城上，破械出之。王病不能行，璉負王以行。王以此德璉，用破靖江王功，命為參將。及是戰守三月，璉功最多，元曄、可藻亦盡力。式耜身立矢石中，與士卒同甘苦。積雨城壞，吏士無人色，式耜督城守自如，故人無叛誌。援兵索餉而嘩，式耜括庫不足，妻邵捐簪珥佐之。既而璉兵主客不和，噪而去，城幾破者數矣。會陳邦彥等攻廣州，大兵引而東，桂林獲全。璉亦復陽朔及平樂，陳邦傳亦由潯復梧州。王聞捷，封式耜臨桂伯，璉新興伯，元曄等進秩有差。

式耜初請王返全州，不聽。已，請還桂林。王已許之，會武岡破，王由靖州走柳州，式耜復請還桂林。十一月，大兵自湖南逼全州，式耜偕騰蛟拒卻。已，梧州復破，王方在象州，欲走南寧。以大臣力爭，乃以十二月還桂林。

五年二月，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，惡城外團練兵，盡破水東十八村，殺戮無算，與式耜構難。式耜力調劑，永忠乃駐興安。大兵前驅至靈川，永忠戰敗，奔入桂林，請王即夕西走。式耜力爭，不聽。左右皆請速駕，式耜又爭。王曰：「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。」式耜為泣下沾衣。王甫行，永忠即大掠，捶殺太常卿黃太元。式耜家亦被掠，家人矯騰蛟令箭，乃出城。日中，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，亦大掠，城內外如洗。永忠走柳州，印選等走永寧。明日，式耜息城中余燼，安撫遠近。焦璉及諸鎮周金、湯兆佐、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，騰蛟軍亦至。三月，大兵知桂林有變，來襲，抵北門。騰蛟督諸將拒戰，城獲全。時王駐南寧，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。王始知式耜無恙，為泣下。

閏三月，廣東李成棟、江西金聲桓皆叛大清，據地歸，式耜請王還桂林。王從成棟請，將赴廣州。式耜慮成棟挾王自專，如劉承胤事，力爭之，乃駐肇慶。十一月，永州、寶慶、衡州並復。式耜以機會可乘，請王還桂林，圖出楚之計，不納。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，自稱世守廣西，欲如黔國公例。式耜特疏劾之，會中外多爭者，邦傳乃止。廣西巡

撫魯可藻自署銜巡撫兩廣，式耜亦疏駁之。式耜身在外，政有闕，必疏諫。嘗曰：「臣與主上患難相隨，休戚與共，不同他臣。一切大政，自得與聞。」王為褒納。而是時成棟子元胤專朝政，知敬式耜，袁彭年、丁時魁、金堡等遂爭相倚附。六年正月，時魁等逐朱天麟，不欲何吾騶為首輔。召式耜入直，以文淵印畀之，式耜終不入也。未幾，騰蛟、聲桓、成棟相繼敗歿，國勢大危。朝士方植黨相角，式耜不能禁。

七年正月，南雄破。王懼，走梧州。諸大臣訐時魁等下獄，式耜七疏論救。胡執恭之擅封孫可望也，式耜疏請斬之。皆不納。九月，全州破。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，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，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兵，大兵遂入嚴關。十月，一青、永祚入桂林分餉，榕江無戍兵，大兵益深入。十一月五日，式耜檄印選出，不肯行，再趣之，則盡室逃。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、綏寧伯蒲纓、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。永祚迎降，城中無一兵。式耜端坐府中，家人亦散。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，式耜堅不聽，叱退之。俄總督張同敞至，誓偕死，乃相對飲酒，一老兵侍。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，屬馳送王。是夕，兩人秉燭危坐。黎明，數騎至。式耜曰：「吾兩人待死久矣」，遂與偕行，至則踞坐於地。諭之降，不聽，幽於民舍。兩人日賦詩倡和，得百餘首。至閏十一月十有七日，將就刑，天大雷電，空中震擊者三，遠近稱異，遂與同敞俱死。同敞，大學士居正曾孫，事見《居正傳》。

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皜投水死。其破平樂也，守將鎮西將軍朱旻如自剄。

周震

有周震者，官中書舍人，居全州，慷慨尚氣節，武岡失，全州危，震邀文武將吏盟於神，誓死拒守。條城守事宜，上之留守瞿式耜。式耜即題為御史，監全州軍。無何，郝永忠、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。守全諸將議舉城降，震力爭不可，眾怒殺之，全州遂失。

贊

贊曰：何騰蛟、瞿式耜崎嶇危難之中，介然以艱貞自守。雖其設施經畫，未能一睹厥效，要亦時勢使然。其於鞠躬盡瘁之操，無少虧損，固未可以是為訾議也。夫節義必窮而後見，如二人之竭力致死，靡有二心，所謂百折不回者矣。明代二百七十餘年養士之報，其在斯乎！其在斯乎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